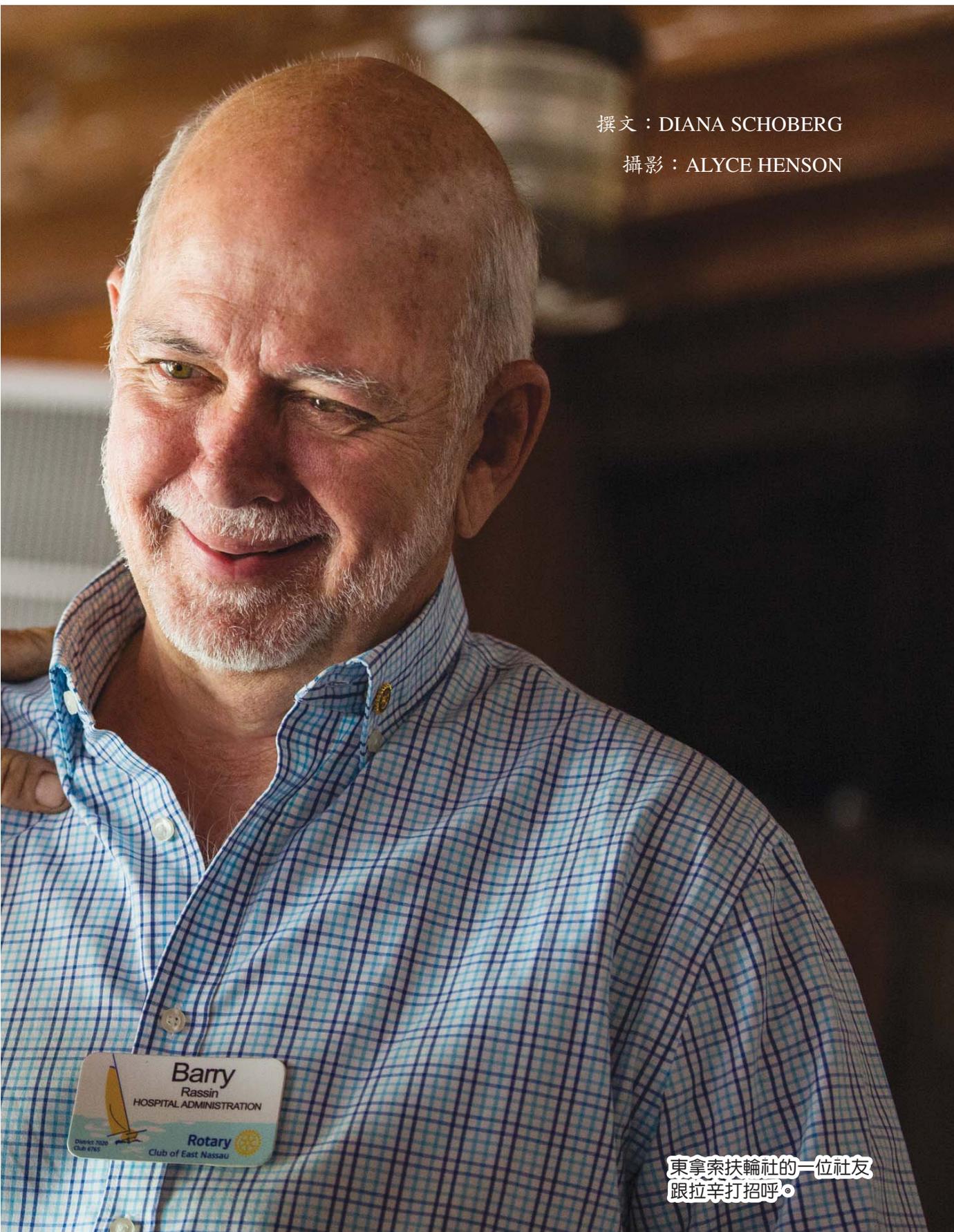


# 請叫我巴利

扶輪的新社長巴利·拉辛  
在巴哈馬式的平易近人及魄力領導之間  
達到完美平衡

撰文：DIANA SCHOBERG

攝影：ALYCE HENSON



東拿索扶輪社的一位社友  
跟拉辛打招呼。



巴利·拉辛在巴哈馬拿索自宅的辦公室

在拿索 (Nassau) 外海幾英里處，國際扶輪 2018-19 年度社長巴利·拉辛 Barry Rassin 在上下晃動的「鼠蝙蝠號」(Rat Bat) 的船頭四平八穩的站著。這裡沒有巨大的郵輪，也沒有吵鬧的水上摩托車，只有偶爾經過的遊艇及海水拍打船身的聲音。在下方碧藍的海水中，巨大的海龜悠然游過海床。

拉辛說：「對我而言，海洋就是自由，就是平靜。當我在海上時，所有的一切都會消逝。你會覺得你與世界彷彿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沒有問題。」

幾分鐘前還在下著小雨，可是此時溫和的 12 月太陽努力從雲後探出頭來。鼠蝙蝠號因為有船隻經過而突然搖晃。不受影響，拉辛穩穩地站著，凝視著浮在地平線上的一塊藍天。

2010 年 1 月 12 日的下午，拉辛和他太太伊瑟 Esther 在巴哈馬首都拿索的自宅中，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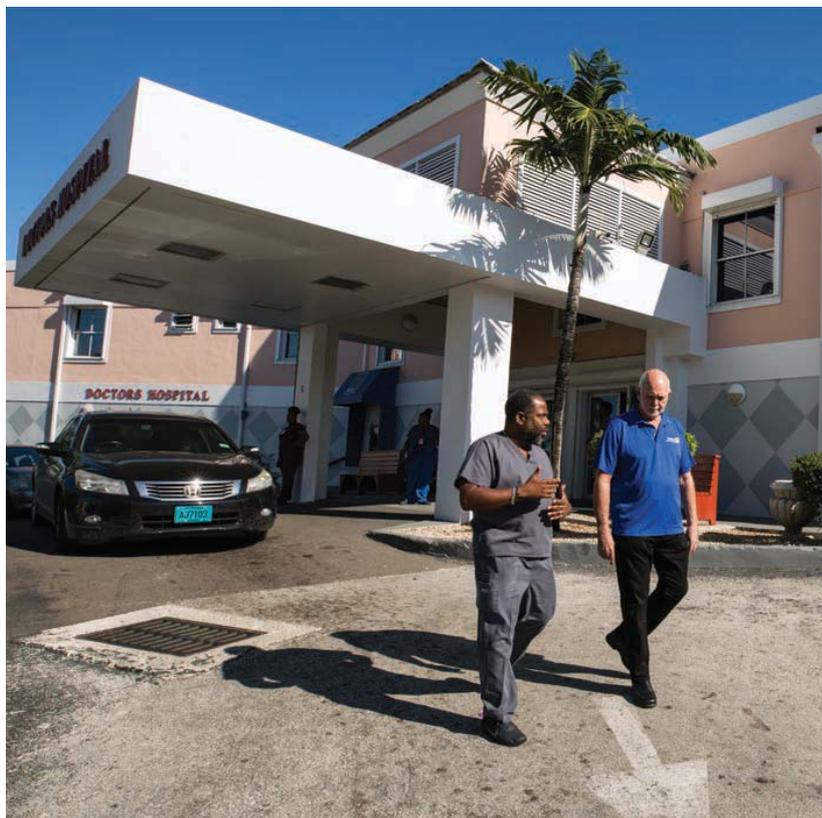
時，550 英里外的海地發生 7.0 級的大地震。不久之後，拉辛接到牙買加的艾羅·阿爾伯加 Errol Alberga 的電話。當時阿爾伯加是 7020 地區的總監，範圍涵蓋巴哈馬、牙買加、海地、以及西印度群島其他幾個島國。

阿爾伯加告訴拉辛——該地區的前總監，也是拿索知名的醫師醫院 (Doctors Hospital) 的院長——有關地震的消息，並請他負責主導扶輪的賑災行動。那個晚上，拉辛都在客廳來回踱步，同時以電話聯繫該地區其他扶輪領袖。在房間的角落，電視播放著海地斷垣殘壁的景象——然後，滑過螢幕底部的緊急警告訊息引起拉辛的注意。可能會有海嘯朝巴哈馬襲來，地震引發的強大海浪，有可能會橫掃整個巴哈馬。

拉辛和太太走到他們二樓的陽台，等待著。「在晚上，如果你朝海洋方向望去，你看到的都是燈光，一路延伸到水畔，再過去就是



左起：醫師醫院一位前同事擁抱他，這裡的每個人都以名字相稱；拉辛和查爾斯·狄吉斯交談，後者在拉辛退休時接任醫院院長。



一片黑暗。」拉辛在1月聖地牙哥的國際講習會中一個有力的演說中如此回憶。「我看著燈光結束、黑暗開始的地方，我等著黑暗朝我們襲來，吞噬光明。」

所幸，海嘯沒有成形，拉辛開始工作。接下來幾天和幾個星期，當另外一位前地區總監理查·麥康比 Richard McCombe 負責扶輪每日的應變工作，拉辛協調由世界各地扶輪社員對扶輪基金會的捐款所資助的長期重建行動。他製作了一份 132 頁的試算表來追蹤每個細節：還剩多少錢、花掉多少錢、哪個扶輪社負責哪個計畫。拉辛所屬的東拿索 (East Nassau) 扶輪社的前社長林瑟·康奇諾 Lindsey

對我而言，  
海洋就是自由，  
就是平靜。  
當我在海上時，  
所有的一切都會消逝。  
你會覺得你與世界彷彿  
融合在一起，  
一切都沒有問題。

Cancino 說：「在地震後那一年的地區年會，巴利詳細說明每個計畫的金錢流向。金額與（災後重建）帳目分文不差。我歎為觀止。」

在地震後的直接衝擊期，拉辛與克羅德·蘇瑞納 Claude Surena 合作。他是海地的一位醫師，也是扶輪社員，他把他位於太子港市郊的住所變成臨時收容所及醫院。在那裡，蘇瑞納提供照護給 100 多位失去家園的人。在島上其他地方，有數萬人喪生，還有數萬人受傷。蘇瑞納——應當時海地總統勒內·蒲雷華 René Préval 的命令，後來會負責監督該國公私醫療保健部門的重建工作——在晚上會打電話給拉辛及他的團隊，詳述他迫切需要的藥



拉辛很愛狗——以及園藝。他在家裡的庭院種了芒果、酪梨、芭樂，以及各種花卉。



我的學業成績  
向來不是很好。  
老師都說我不夠專心。

品及其他物資。然後，每天早上，一架裝滿所需物資的私人飛機會從拿索起飛。

拉辛決定要跟著其中一個航班前往災區。在 4 小時的旅途中，飛機低飛橫越海洋，他凝視著無垠的藍天以及散佈著綠色熱帶島嶼的蔚藍大海。拉辛在演講中說：「看起來就是天堂一般。然後我們飛到海地上空。」

在下方的地面上，他看到凹凸扭曲的道路、倒塌的房屋、以及夷為瓦礫堆的整個社區。飛機無法在太子港降落，改在首都外圍的一塊草地著陸。在卸下貨物後，這架飛機飛回出發地。拉辛在演講中回憶說：「在幾分鐘之內，我們就飛到海面上，俯瞰著同樣美麗的景致。海地消失在我們身後，巴哈馬群島在前方，而我們，身在兩者之中。」

「看著水面，眺望著地平線，我瞭解到這裡和那裡之間，他們和我們之間，我們逃過但某人沒逃過的劫難之間，並沒有分隔線，沒有疆界。很可能也會是巴哈馬群島，很可能也會是我們。」

巴利·拉辛一向覺得他應該學醫。這是他的傳承。他父親梅爾 Meyer 是一位以粗暴無禮出名的整型外科醫生，在二次大戰期間從英格蘭來到巴哈馬，監督當地皇家空軍的醫療照護業務。除了一些潛水艇的活動之外，巴哈馬群島地處戰火圈之外。拿索的歐克斯 (Oakes) 及溫莎 (Windsor) 軍用機場可供註定要返回歐洲戰場的未來皇家空軍飛行員進行飛行訓練。

沒有多少軍醫事務要忙的拉辛醫師於是把時間花在服務當地居民上，包括治療被社會孤立排擠的癲瘋病患。這個工作讓他與當地人關係拉近。戰後他回到英國，可是 1947 年，在他兒子巴利出生之後不久，拉辛和家人回到拿索，到政府醫院上班。1955 年，他和他擔任外科護士的太太蘿賽塔 Rosetta 開辦拉辛醫院 (Rassin Hospital) 來提供病患更好的服務。

巴利 10 歲時，他父親要他觀看他第一次進行剖腹生產。（拉辛現在說：「那有點把我嚇壞了。」）這是他初次接觸到家族職業。他

左起：拉辛和太太伊瑟一起與東拿索扶輪社社員互動交流；12月時，他幫助扶輪社員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在巴哈馬群島新普羅維登斯島 (New Providence) 南海岸的北梭魚塘國家公園 (Bonefish Pond National Park) 種植紅樹林；東拿索扶輪社最近幫助清掃一處收容愛滋病青少年的社區中心。



哥哥大衛 David 後來獲得藥學博士學位，投入母乳性質的研究。

至於巴利，他到紐約市郊的長島大學 (Long Island University) 就讀醫學預科——兩年後被退學。他解釋說：「我不知道原因是那對我太難，還是我只是沒興趣。我的學業成績向來不是很好。老師都說我不夠專心。」

拉辛回到拿索，在英國殖民飯店 (British Colonial Hotel) 做些打雜的工作。他一開始站接待櫃台——「那不適合我」——不久後調去將資料轉拍成微縮膠片及運送辦公室用品。一年後，拉辛瞭解到他必須做出抉擇：或者他這輩子都要在飯店工作，和父母同住，或者他要重回校園。

1967年，他搬到邁阿密，就讀社區大學，修讀所有他喜歡的課程。他想要弄清楚最適合他的領域。他回憶說：「在讀會計兩天後，我說：『這適合我。』那好簡單，我自然

就會。」

於是他轉到商科就讀，成績提升，最後轉學到邁阿密大學 (University of Miami)，獲得會計學位——且成績優異。後來，他獲得佛羅里達大學 (University of Florida) 的衛生及醫院管理企管碩士學位。

回到巴哈馬，拉辛醫院在發達幾十年之後，開始呈現衰退跡象。在巴哈馬於1973年獲得獨立之後，許多英國的外派人員，包括醫院的許多病患，都離開該國。此時，已經有幾年醫療管理經驗（主要在邁阿密的西奈山醫學中心 Mount Sinai Medical Center）的拉辛再度回到拿索，帶著他第一任太太及子女帕絲卡 Pascale、蜜雪兒 Michele、及安東尼 Anthony。他的目標是把最好的現代醫學引進巴哈馬——他計畫在轉型後的拉辛醫院達到這個目標。

醫師醫院 (Doctors Hospital，轉型後的醫



院更改為此名)的現任院長查爾斯·狄吉思 Charles Diggiss 於 1980 年代後期在該院的急診室輪值，當時他是公立醫院的外科住院醫師。狄吉思說：「巴利經營的醫院離公立醫院只有一個路口。他這麼做真的很勇敢。沒有成功的指望，只有註定失敗的可能，註定所有的醫生都會心存懷疑。」

回顧當時，拉辛重述他所面臨的挑戰：「那是一場和我父母的戰爭。那是一場和醫師的戰爭。那是一場和我太太的戰爭。」他表示，這麼多的壓力造成他第一場婚姻失敗。可是他透過扶輪結交的朋友讓他鞏固堅持下去的決心。「這是來自一群巴哈馬公民的支持，他們說這是真的有必要做的事。」

幾年前，拉辛在佛羅里達州好萊塢的美國醫療公司 (American Medicorp) 工作，有一位醫生邀請

**可是他透過扶輪結交的朋友讓他鞏固堅持下去的決心。「這是來自一群巴哈馬公民的支持，他們說這是真的有必要做的事。」**

他加入扶輪。拉辛拒絕。他解釋說：「在我心中，他至少 70 歲。我當時 30 歲。大家都說新社員不加入是因為我們沒有開口問。不只是開口而已，我被邀請了，可是我不想加入。」

他搬回拿索，在東拿索扶輪社的一場募款活動中認識約翰·羅伯森 John Robertson 之後，改變他對扶輪的想法。羅伯森是工作人員，拉辛的女兒參加活動。這兩個男人一起聊天，在對話結束時，羅伯森邀他到扶輪參加午餐例會，拉辛接受了。7 年後，1987 年，他成為該社社長。他女兒蜜雪兒成為該社第一位女性社員，並在 2009 年掌管該扶輪社。

拉辛在扶輪階級的晉升，跟拉辛醫院轉型計畫的高峰在同一時期。1986 年，他與醫師團體合資向梅爾·拉辛買下這間醫院，開設這間重新命名的醫師醫院。1993 年，在拉辛的領導之下，該院完成斥資 850 萬美元的擴建計畫，今

天，它仍被視為加勒比海地區領導級的醫院之一。

在这一切發生之際，拉辛的私人生活也發生改變，他在 1990 年結識伊瑟·諾爾斯 Esther Knowles，並與她成婚。本身是成功銀行家的伊瑟，深入參與她丈夫在扶輪的生活。他擔任 1991-92 年度的地區總監時，她陪他進行長達 6 個月、拜訪地區內每個國家的每個扶輪社的旅程。當你看到他們，他們之間的相互尊重及合作十分明顯。拉辛說：「伊瑟總是讓我保持踏實穩健。每當她認為我開始太自負了，她會確保我收回來一點。每次演講後，如果伊瑟在場，我都會問她我的表現。她是我知道唯一會告訴我實話的人。」

拉辛在 2016 年自該院院長的職務退休，但他仍繼續擔任該院董事。回顧這一路，他實現夢想的長期奮鬥是值得的。他堅持說：「你這一生必須大膽冒險。那是我們走這一遭該做的事：不要走前人走的路，而是要揮動你的手斧，砍掉樹叢，開闢新的道路。這裡的人沒有獲得良好的醫療照顧，他們迫切需要它。」

因為扶輪認識拉辛，並接替他出任該院執行長的查爾斯·席里 Charles Sealy 說：「他的經歷中最值得讚賞的其中一點是他如何在全心全意投入醫師醫院的同時，維持對扶輪的積極參與。看到有人能夠平衡兩者——只是我不認為「平衡」這個詞適合，因為他兩者都是全心投入。」

在醫院，就跟在扶輪一樣，人們把拉辛視為一個有遠見的人，也是一個注重細節的管理者。他們也尊崇他是一位寶貴的導師。在醫師醫院擔任董事的菲力克斯·史達柏斯 Felix Stubbs 說：「他擅長挖掘領導才能。」他歸功拉辛製造機會讓他擔任 7020 地區的總監。「當他看到有人具有可能會對扶輪有益的能力，就會想辦法把那個人拉進來。他在醫師醫院就都這麼做。他找到好的年輕領袖，就會把他們拉上來擔任領導職——然後他就能夠退休，全心奉獻給扶輪。」

作為一個島嶼的組織，東拿索扶輪社例會

的地點是在遊艇俱樂部裡一個有木板嵌壁的房间。牆壁上裝飾著帆船照片。在今年 2 月過世之前一直是全世界最年長的奧運獎牌得主（分別於 1956 年及 1964 年獲得帆船競賽銅牌及金牌）的杜沃德·諾爾斯爵士 Sir Durward Knowles，是該社現職社員。

在許多方面，東拿索扶輪社都是理想的 21 世紀扶輪社：60% 的社員年紀不到 50 歲，一位社員是扶輪社員兼扶青團團員。在 10 月份的一場會議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女性人數多到前半小時都沒有男性站上講台。例行事務：頒發出席獎。拉辛獲得一個 30 年全勤的獎項。從 1980 年加入後，他只缺席一次例會。

雖然扶輪是拉辛人生的重心長達近 40 年，成為國際扶輪社長卻不曾是他的目標。他甚至極不願意讓自己成為候選人。可是他解釋說：「巴哈馬群島與加勒比海從來不曾出過社長，那裡的扶輪社員覺得我應該把我的名字加進去，代表他們。我瞭解到他們想要感覺是扶輪的一份子，我又處於能夠做到這點的位置。所以為

每當她認為我開始太自負了，她會確保我收回來一點。每次演講後，如果伊瑟在場，我都會問她我的表現。她是我知道唯一會告訴我實話的人。



伊瑟和巴利在女王階梯 (Queen's Staircase) 前合影。這座樓梯是 1970 年代由奴隸從堅硬的石頭雕刻出來的。





了他們，我認為我應該這麼做。」

烏干達坎帕拉 (Kampala) 扶輪社的歐烏里 Sam F. Owori 在 2016 年獲得提名出任 2018-19 年度社長。2017 年 7 月，在他因手術併發症意外身故之後，拉辛獲選接替他的位置。

拉辛最初打電話的人之一是約翰·史馬吉 John Smarge，他是佛羅里達人，曾擔任國際扶輪理事，也曾任歐烏里的隨扈。拉辛請史馬吉也擔任他的隨扈。史馬吉回憶說：「他最初說的幾句話之一是『我希望對歐烏里的記憶能延續，我想要你幫我做到這點。』

巴利有獨特的條件適合在這個時機接任。他會讓歐烏里的記憶發光發亮。」

史馬吉和拉辛相識已經 20 年。他們來自同一個扶輪地帶，大約在同一個時期擔任地區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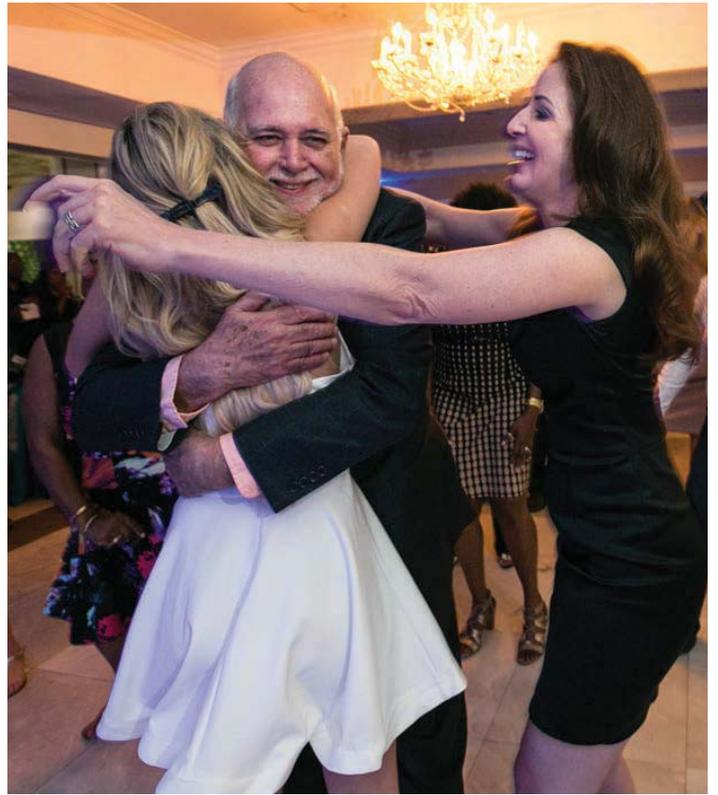
監。他們在海地地震後密切合作，並共同擔任海地地震賑災基金的帳戶持有人。這是一個透過扶輪基金會成立的捐贈者建議用途基金，所支持的計畫總金額高達 6,500 萬美元。史馬吉說：「巴利·拉辛是海地的搖滾明星——沒有其它稱呼更適合。他是搖滾明星，因為他們都知道他為這個國家做了什麼。」

他的朋友菲力克斯·史塔柏斯表示，拉辛可能是扶輪的搖滾明星，也是加勒比海的驕傲，可是不喜歡成為鎂光燈的注目焦點，認為自己只是普通人。早在他經營醫師醫院時，就常可看到他穿著夾腳拖鞋、短褲走在醫院大廳。當他最近到該院，這次穿著十分帥氣，每個人——從櫃台的辦事員到醫生與護士——都停下來與他打招呼。一位女性衝向前，給他大大的擁抱。

「我們是同一個階層。  
我們只是戴不同的帽子。  
我剛好今年戴院長的帽子，  
可是扶輪社員都戴著扶輪  
帽子，我也有那頂帽子。」



左起：拉辛喜歡和他的好朋友維德·柯里斯提 (Wade Christie, 中) 及菲力克斯·史塔柏斯一起享受歡樂水上時光；高爾夫球是拉辛最喜歡的休閒之一；在巴哈馬扶輪社員舉辦向他及伊瑟致敬的派對中，拉辛擁抱他女兒蜜雪兒（右）及外孫女貝拉 Bella。



另一個微笑並大聲說：「很好看，巴利！」

她無不敬之意——只是遵守公司政策。在 1990 年代初期，拉辛（指的是巴利）要求醫院每個人以名字稱呼同事。他回憶說：「有一位清潔人員走向我問說：『我真的可以叫你巴利嗎？』我說她可以。她回說：『那麼，我就小聲叫，因為我覺得怪怪的。』」

拉辛繼續說：「我們是同一個階層。我們只是戴不同的帽子。我剛好今年戴院長的帽子，可是扶輪社員都戴著扶輪帽子，我也有那頂帽子。我們都同舟共濟。無論戴什麼帽子，我們都要一起努力。」

巴哈馬群島知名的是會游泳的豬（上網查，是真的），可是巴利與伊瑟·拉辛夫婦希望另外一種生物可以獲得更多注目。該國飼養的加勒比海紅鶴數目是全世界最多的，這是一個在 20 世紀中期因濫捕瀕臨絕種的物種。在

拿索的動物園兼保育中心——安德斯特拉園區 (Ardastra Gardens)，這些鳥每天會繞著一個圓形場地遊行好幾次，還會停下腳步和模仿它們以單腳站立的開心遊客合影。拉辛童年時來過這裡，他帶著子女與孫子女也來過好多次。

這是當天最後一場表演，巴利和伊瑟留下來與紅鶴一起照相。照完時，他們和這些鳥的「訓練長」——該園區的營業經理，本身也是扶輪社員——握手之際，伊瑟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們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單腳站立。

她和她丈夫——現在是扶輪尊貴的社長——衝回紅鶴區。這些嘎嘎叫、珊瑚色的鳥聚攏過來，巴利和伊瑟伸出手臂，抬起一隻腳。他們的眼睛定住不動，止不住笑，看起來彷彿他們可以永遠停留在那裡，保持完美平衡。